

——新研究方向

互動：語言研究的 一個新方向

英語研究所 何萬順

ABSTRACT

The current field of linguistics has seen a division created by the polarized positions held by formalist and functionalist proponent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ction theory, whic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various forces in language, formal as well as functional, attempts a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view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thus provides a reconciliation for this division. This article contains an overview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the recent thesis of grammatical interaction expounded in Hsieh (1989, 1991, 1992a, 1992b) and Her (1991b, 1992a) which extends the concept of competing

rules in lexical diffusion (Wang 1969) by viewing irregularity in historical changes as well as variation in synchronic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s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al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grammatical forces within the same plane or across planes in grammar. We then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interaction thesis and demonstrate how the variation of VO sequences in Chinese can be accounted for by the competition of lexical and syntactic forces.

一、背景說明

在歷史語言學的理論發展過程中，從較早的新文法（Neo-grammarians）學說，也稱之為規律假設（regularity hypothesis），進展至王士元教授所提出的詞匯擴散假設（lexical diffusion hypothesis）是極為重要的一環。詞匯擴散假設更準確地描述了語言變遷的本質並且為歷史語言學創造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因此代表了一個如 Kuhn（1973）所說的理論轉移（paradigm shift）。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前半，主張語音變遷完全規律的新文法學派幾乎控制了整個歷史語言學及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導向。然而，詞匯擴散理論認為語音變遷的發生雖然在語音的層面上是即刻的（abrupt），在影響詞匯的過程上卻是漸進的（gradual），因此一個語音變化很可能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才能完成，而在這個語音變化正在發展的同時，可能有其他的語音變化與其競爭，其導致之結果

之一就是所謂的剩餘 (residue)，也就是語音變化的不規則現象 (Wang 1969)。

然而，詞匯擴散理論並非完全推翻新文法學派的規則假設，因為後者基於語言變化的系統性提供了研究語言變化的一個重要的起點和基礎。詞匯擴散假設另外提供了兩點不可忽略的因素：一為語音變化在影響詞匯時的漸進性，二是其他語音變化的可能干預。語音變化在無其他變化干預之情況下自然可能是規律的；然而，如果有其他變化與其競爭影響範圍，則會發生不規律現象。

謝信一教授將詞匯擴散假設中的變化競爭 (competing changes) 的觀念延伸到歷史音韻學之外的各個語言層面，例如語法結構的變化及多種 (variation)，進一步地發展出一更具通用性的規則互動理論 (interaction theory)；任何語法結構，在時間上的任何一點，影響此一結構的各種規則必定有相互牽制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 (interaction)。變化中的不規律及結構上的多種即是規則互動 (rule interaction) 的自然結果。在這樣的理論下，傳統的對於歷史變化中的不規律及共時結構之多種的區分是全然不必要的 (Hsieh 1989, 1990, 1991)。以互動理論研究語言的範圍也自然包括了歷史語言學和共時語言學。然而，由於此一理論尚新且許多以其為理論基礎的研究亦尚未正式出版，本文盼能擔任橋樑的功用幫助對語言中互動關係有興趣之學者能了解互動理論的種種。

在以下各節裡，我們首先敘述互動理論及其理論發展的過程，並且討論語言學中其他可與互動理論相容的一些現成的觀念，然後將謝信一教授首先提出的互動分類法與以簡化。第三

節裡我們討論互動理論如何能化解當今語言學中形式主義（formalism）和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兩學派之間的嚴重分歧。第四節將介紹以互動理論為理論基礎的各項研究成果，並且以此說明各種互動的類型。在第五節中我們將實際地逐步地表現出漢語中有動賓（VO）結構的字串其多種（variation）的成因乃是詞匯及語法之間的競爭。第六節為結論。

二、互動理論

互動理論首先假設語言各層面的模塊性（modularity）將語法區分為四種層面：認知結構（iconic structure）、角色結構（thematic structure）、功能結構（functional structure）、及詞組結構（constituent structure）。四種結構中之後三者是與詞匯功能語法（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相同的，結構與結構之間均有照映（mapping）的關連；至於認知結構的加入則是基於功能主義、認知語法（cognitive grammar）、還有特別是戴浩一教授對漢語語法中的認知原則所做的研究。中央研究院黃居仁教授也曾提出在詞匯功能語法（LFG）中語法結構可做此四層結構分析的關點（Huang 1989）。在此前提下，互動理論將歷史及共時的語法多種均歸因於語法各部份不斷的互動。每一部份均有其內部的擴張性以爭取主勢，而且在每一部份中的各種規則也會產生競爭。如此經常性的普遍性的互動解釋了為何語言是不斷地在變化；然而，互動理論對於語言長期變化會導致語法的簡化或是複雜化卻不做推論，這也合乎我們對語法變化的觀察。

除了變化競爭的觀念外，在功能主義文獻中一個熟悉的觀念「動機競爭」(competing motivations)也與互動的觀念完全相容。在同一個語言內，不僅不同的語用或認知動機會相互競爭，認知動機也可能與其他類型的動機競爭，如經濟動機(economic motivations)，請參見 Haiman (1983) Du Bois (1985)，(1987)等。互動理論接受形式主義內部合一自主的語法系統，同時也接受功能主義外在的功能及認知的原則；認為兩者除了其本身內在原則互動之外，更重要的是兩者之間的互動。這是語法結構多種的發生原因，因此對於各種形態的互動的了解是描述語法結構多種的第一步。語言之內部結構系統是抽象的，無法直接觀察；可以直接觀察到的是語言的使用，而語言使用的觀察清楚地顯示語言作為一個如此複雜的溝通媒介必然有其內在的抽象的系統維繫其完整，也有其外在的認知的原則維繫語言與其他認知系統的關連。互動理論提供了一個共通的描述模式可能解決形式主義與功能主義間的重大歧見，此點第三節會再討論。

在謝信一教授(Hsieh 1991)首先提出的互動分類中互動有兩個基本類型：互補(complementation)和競爭(competition)，見表一。兩規則的影響範圍若沒有相交則其互動關係為互補；若相交或相同則為競爭。若競爭導致多種(variation)，也就是不規律，則是衝突(conflict)，若無則是同謀(conspiracy)。

/COMPLEMENTATION (regula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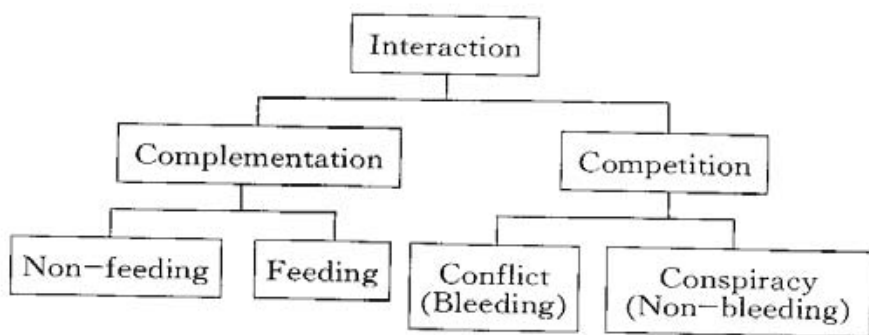
INTERACTION: /Conspiracy (regularity)

COMPETITION:

Conflict (variation)

表一、互動的基本型態 (Hsieh 1991)

筆者於 Her (1991b) 一文中將以上的分類配合了歷史音韻學中存在已久的饋補 (feeding) 及流損 (bleeding) 的術語作出了如表二所表現的一個較詳細的分類。兩規則是互補，也就是饋補，的關係，如果前一規則的輸出 (output) 增加了後一規則的影響範圍。衝突因此就是流損：一規則的應用減少了另一規則的輸入 (input)。



表二、互動的基本型態 (Her 1991b)

衝突即是流損，同謀即是非流損；互補則又可分饋補及非饋補兩重。以下是這各種互動關係的正式定義。

互補：假設一影響範圍 D ，規則 R_1 和 R_2 ；若 R_1 及 R_2 只有一者可使用於 D ，則 R_1 與 R_2 在 D 之內為互補。

競爭：假設一影響範圍 D ，規則 R_1 和 R_2 ；若 R_1 及 R_2 均可應用於 D ，則 R_1 與 R_2 在 D 之內競爭。

饋補：若 R_1 與 R_2 互補且 R_1 之輸出可為 R_2 之輸入，則 R_1 饋補 R_2 。

非饋補：若 R_1 與 R_2 互補且 R_1 之輸出不可為 R_2 之輸入，則 R_1 非饋補 R_2 。

衝突（或稱流損）：若 R_1 與 R_2 競爭且同一輸入經 R_1 與 R_2 之應用可導致兩種或兩種以上之輸出，則 R_1 與 R_2 衝突。

同謀（或稱非流損）：若 R_1 與 R_2 競爭且同一輸入經 R_1 與 R_2 之應用產生唯一輸出，則 R_1 與 R_2 同謀。

根據以上這樣的分類組織，在這數種互動類型中有其邏輯性的關連。兩個互補的規則若要有饋補的關係則其應用必須有先後次序；否則非饋補發生。兩個競爭的規則必須有一者侵略另一者導致流損；否則即是非流損。因此，非饋補及非流損可以在非關連（disassociated）的觀念下統一；兩個非關連的互補規則是非饋補，兩個非關連的競爭規則是非流損。再者，饋補和流損則可說是有關連（associated）的兩種互動關係；兩個有關連的互補規則是非饋補，兩個有關連的競爭規則是非流損或是衝突。基於這樣的一個出發點，筆者於 Her（1992a）一文中將關連（association）、競爭（competition）、及明序（transparency）三個觀念加以定義並以之做為各種互動類型的分類標準，不同互動類型的發生因此亦可歸因於此三個基本特徵之間的互動。

影響範圍：若規則 R 可影響成份 e_1, e_2, \dots, e_n ，則 R 之

影響範圍 $D = \{e_1, e_2, \dots, e_n\}$ 。

關連 (ASSOC)：假設規則 R_1 與 R_2 及其各別之影響範圍 D_1 與 D_2 ，若 R_1 之應用可改變（即增大或減小） D_2 ，則 R_1 與 R_2 有關連；若 R_1 之應用不會改變 D_2 ， R_2 之應用亦不改變 D_1 ，則 R_1 與 R_2 為非關連。

競爭 (COMPT)：假設規則 R_1 與 R_2 及其各別之影響範圍 D_1 與 D_2 ，若 D_1 與 D_2 相交，則 R_1 與 R_2 競爭；反之則 R_1 與 R_2 為非競爭。

明序 (TRNSP)：假設規則 R_1 與 R_2 及其各別之影響範圍 D_1 與 D_2 ，若 R_1 與 R_2 之應用次序可導致 D_1 或 D_2 之改變（即增大或減小），則 R_1 與 R_2 為明序；若應用次序不導致 D_1 或 D_2 之改變，則 R_1 與 R_2 為非明序（Opaque）。

| Type ↓ \ FEATURE → | ASSOC | COMPT | TRNSP |
|-----------------------------------|-------|-------|-------|
| Bleeding (Conflict) | + | + | + |
| Counter-bleeding (conspiracy) | + | + | - |
| Feeding (Complementation) | + | - | + |
| Counter-feeding (Complementation) | + | - | - |
| Disassociation (Complementation) | - | N/A | N/A |

表三、規律互動的分類組織 (Her 1992a)

按照表三中之分類組織，各互動類型之間的關係得以清楚地以特徵之共同或不同表現出。要注意的是表二中的非流損及非饋補已分別地改稱為反流損 (counter-bleeding) 及反饋補 (counter-feeding)。我們以三個特徵的正負值區分出五種互動類，其中以衝突為最重要，具備有三個特徵的正值，是導

致語法結構之不規律及多種的互動關係。

當今語言學存在有一個嚴重的分裂，形式主義與功能主義各持主張似乎無解決之道。而互動理論接受語言中形式結構之整合及功能認知原則之影響，並強調兩者各自內部及兩者之間互相之不斷存在的互動關係，因此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決模式。在接下來的這一節中我們討論這個可能的解決模式。

三、功能主義與形式主義的相容模式

理論語言學在過去的三十多年內，形式主義下的衍生語法理論一直扮演著主導的角色；然而近年來一股抗議的聲音主要來自功能主義的推動者。這兩者之間的不同常常給人一種印象那就是兩者的差異是無法妥協的。形式主義的看法是語法（syntax）的內部結構是自主的（autonomous），其線性次序及詞組構成可由數學上及邏輯上的原則加以充分地描敘。這個抽象的結構系統可以在數學上界定（generate）一個語言的創造能力，即 competence。形式主義，如其名稱所示，講究形式而非功能；主張語法描敘的形式化（formalization）。現代的語法理論諸如管轄約束理論（Government and Binding）、詞匯功能語法（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概化詞組結構語法（Generalized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及詞類語法（Categorial Grammar）等均是形式主義的表現。

功能主義的特點是講究語言中功能的因素，並且排斥語法的自主性，認為語法結構是源於語意或是語用上在言談時的功能。語言的形式反映出的是認知上的、語用上、及言談上的

功能；語言內部結構的形成因此是由於認知原則的主導，其規律性源於認知原則之規律，其不規律則源於認知原則間之競爭。這些語言外在的因素將語言本身與認知及思想相銜接，造成語言的實際使用，使其成為具有社交性的溝通工具。這些外在因素因此管轄語言的使用，即是 performance。功能主義的核心在 Tomlin (1990: 7) 以下的這段話中表現得十分清楚：

「語法不能離開語意及語用而自主……語法形式的使用必然和言談中某些語意或語用功能相關；此一關係強烈地影響，甚至控制，語法形式的使用；因此語法自主是不存在的。」

大多數在形式主義下研究語言的學者都忽略了語言在功能上及語用上的表現；很不幸的是贊同功能主義的學者也大都極端地主張完全推翻語法的自主性。如此一來，再加上除了互相排斥之外極少有溝通，分歧似乎愈演愈烈。當然我們也要公平地指出，功能語言學家因為要和強勢與主流的形式主義對抗，在辯證的過程往往是注意到了形式主義下的種種分析方式；反之，形式主義者對功能主義所提出的分析方式則很少留意。

然而形式主義的一位重要的語言學家 Frederick Newmeyer (1991a, 1991b) 在最近的兩篇文章裡卻嘗試著在形式主義與功能主義之間取得妥協，並且接受了功能及認知原則在語言結構上及語言演化過程中的重要性。但是很不幸的，這一個嘗試並沒有得功能學派的任何善意回應；參見 Thompson (1991)、Scancarrelli (1991)、Romaine (1991)、Lakoff (1991)。可是 Newmeyer (1991b) 提出的解釋確實是化解這兩個極端不同的學說的一個很好的開始。形式學派必

須接受語用功能和認知原則確實影響語言結構的事實，而功能學派也必須了解語法自主的主張與功能主義絕非水火不容，事實上兩者可以而且必須是並存的。Newmeyer (1991b: 103) 對於語法自主中的「自主」(autonomous) 做出以下正確的解釋：

「人體內的各器官……有其自主性，而語法自主的含意正是如此。腎臟的形式和功能是由遺傳的藍圖所決定的，它具有一個結構系統的特性，而且它的功能不可能脫離其他器官而獨自運作，它也會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而受到影響。」

可見形式主義雖然堅決主張語言內部有一語法層面而且有其數學及邏輯的自主原則，但卻沒有排除這些數學性的抽象規律確是源於外在的功能的或認知的原則。Newmeyer 也的確接受了這樣的看法。在接受了語言的內部自主語法和外在功能的同時，互動理論更進一步地認為兩者之間是不斷地互動，而且兩者內部本身的各個原則亦是如此。因此，互動理論可以圓滿地解決形式與功能之間造成的多種現象而由此提供兩學派一個共通的語言分析模式，只要功能學派能接受語言內部結構的整一性，而形式學派必須了解此一內部結構系統僅是掌管語言行為的整個體系中的一部份。最重要的是雙方都要知道不僅各系統本身內部各規則會相互競爭，各系統之間也是不斷地互動。Newmeyer (1991b: 104) 也談到了這一點：

「一個系統有自主性的意思不過是這系統是由它自己的一套原則管轄。這並不表示它與其它系統沒有互動的關係。而我的理解是一個以模塊式(modular)的語言研究正是將語言看作具有好幾個自主的系統，每一個都由其本身的一系列精簡的

原則管轄；這些自主的系統之間的互動才產生了可以觀察到的語言的複雜現象。」

這段話雖然簡短卻是一針見血。互動理論正是將這個對語言行為的理解做出整理規化，使之可以有系統地表達出來。我們提出一個完整的架構，設定管轄語法行為的幾個系統，並且將各種互動的可能類型加以界定及分類組織；因此，不僅各單一系統之自主原則可以描述，語法行為的複雜現象也可以得到完整的解釋。

其實，互動的觀念對形式學派及功能學派都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前者有模塊式語法的觀念與互動相通；後者有動機競爭的看法與互動相似。互動理論包容了形式學派自主語法中不同模塊（modules）之間的互動，也包容了功能主義中種種功能、認知、及經濟原則的互動關係；更進一步地，互動理論指出形式與功能兩面的互動，一個完整的語法體系缺一不可，因為許多語法上的多種及複雜正是由於這樣的互動產生的。因此，了解互動的類型及類型之間的異同也是了解語言行為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語言的內部結構自然是無法直接觀察到的；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到的是在使用時的語言本身。一方面語言這個有系統的溝通工具如果沒有其內部的一貫結構整合不可能成為這樣一個有效而且有組織的溝通系統；另一方面，這個內部結構，如同人類思想及行為各個內部系統，必然與其他部門，如認知能力和言談功能，存有互動互相影響的關係。形式和功能是一體兩面，缺一不可的。因此研究語言功能及認知基礎和研究語法形式規則不僅毫無衝突而且是必要的，是互相饋補的互動關係，

形式與功能之間的互動是了解語言行為的重點之一。互動理論提出語法的四個層面，有認知的，有形式的；在第五節中我們用詞匯與句法結構之間的互動來解釋漢語中動賓（VO）詞序的多種結構，以此做為一個詳細說明互動的例子。

規則競爭的觀念在詞匯擴散假設的研究中已有充分的資料，如 Chen and Wang（1975），Lien（1987），Ogura（1990）及 Shen（1990）。從規則競爭延伸擴大的互動理論也曾多次地運用在漢語的分析，在以下的這一節我們將對這些研究成果做一介紹。

四、互動理論之研究成果

謝信一教授首先提出互動理論（Hsieh 1989, 1991, 1992a, 1992b），並且也提出了數項支持互動的證據。Hsieh（1989）是對台語變調的研究，發現變調的產生是語言中的各個層面都參與的一個互動關係；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也發現漢語中「了」的使用是受到認知原則與語法形式原則的競爭的影響。這個發現後來在 Chang（1990a）中有更進一步的研究。

傳統對方言語系的區分常常借助於語音的異同，Hsieh（1992a）提出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語法規則的競爭來界定方言的歸屬。他將鄭良偉教授（Cheng 1985）的方言研究從互動理論的角度加以解釋，發現在北京話、國語、及台灣話三者之間的語法若有多種現象時，經常是國語在北京話與台灣話兩種不同形式的競爭互動下保持了一個妥協的語法形式。

在最近的一文中（Hsieh 1992b），謝教授討論了認知語法（Cognitive grammar）在漢語研究中的發展過程；他認這

個過程有四個階段：1. 直覺階段，如 Li (1976)，Li and Thompson (1981) 等，2. 系統階段，如 Tai (1985, 1989)，3. 觀念階段，如 Hsieh (1992b)，而現在已發展到了4. 互動階段。換言之，認知語法已溶入互動理論，其中認知原則、語言角色、語法功能、及詞組結構都有其地位，語法的全貌必須考慮四者之間的互動。因此謝教授的此文更清楚地顯示出一些既存的研究成果可以如何地被包容在互動理論的架構之下。

在一九九一年的北美漢語語言學會議上，有一系列的互動理論的報告發表：M. Hsieh (1991)，Zhu (1991)，Gai (1991)，及 Her (1991c)。謝妙玲從歷史的角度看動詞重複 (verb copying) 的結構；提出辨義 (disambiguation) 作為動詞重複的功能動機，並且認為類比 (analogy) 的互動方式是動詞重複演變至今的歷史機制。經由這樣類比互動的結果導致現代漢語中動詞重複結構的多種：1. 強制重複，2. 隨意重複，3. 禁止重複；並在強制重複中再細分出三類，因此一共得到五類結構之多種。

對於「幾」和「多少」的用法一般都認為「幾」只可定量 (quantify) 非物質名詞 (non-mass nouns) 而「多少」則無限制；然而朱繼雄卻觀察到這兩個定量詞的用法遠比這個複雜 (Zhu 1991)。他首先將漢語名詞以量的觀念分成十類：1. 具體物質，2. 抽象物質，3. 定量具體物質，4. 定量抽象物質，5. 包容具體物質，6. 包容抽象物質，7. 更包容具體物質，8. 更包容抽象物質，9. 期間，10. 頻率；並且發現在第一和第二類中，「幾」和「多少」是互補的關係因為「多少」是唯一的

選擇，但在其他類的名詞中兩者是競爭的關係因為兩者都可以出現。朱繼雄而且也進一步地談到在各地區漢語方言中的不同的用法，並且也以詞匯擴散和互動的觀念加以解釋。

蓋新民檢視的是另外兩個相對的詞：「又」和「再」；他發現有兩個競爭的原則在管轄「又」和「再」的使用（Gai 1991）。一是抽象原則基於事實與非事實的區分，另一是認知原則基於重複與繼續的區分。抽象原則界定事實與「又」共存，「再」與非事實並用；認知原則限制重複與「又」合用，「再」則表示繼續。在一個可行的句子裡這兩個規則會有競爭的現象，其結果之一就是不同區域的漢語使用裡對於「又」與「再」的選擇會有不同。一般來說，在中國北方抽象原則的界定似乎占上風，但在南方卻是多半由認知原則決定「又」與「再」的選擇。

對於互動理論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是張郁慧教授的博士論文（Chang 1991），語法與構詞之互動：漢語的各別研究。論文包括了她早先的一些研究成果，如 Chang（1990a, 1990b, 1990c, 1990d）。論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要證明只有詞組結構及語法功能的觀念是無法描述語法中的某些構造，必須要用到語意角色及認知原則才能做出合理的分析。基於互動理論的語法四層面，她發現語意角色結構和認知結構的互動以及動詞的語意角色結構和其句法結構的互動都必須考慮進去才能決定完成時態記號「了」出現與否及出現位置；而動賓複詞的形成則是由語意角色結構和句法結構的互動所管轄；至於遞繫動詞（serial verb）結構及其多種則可歸因於句法及構詞在語意角色層面的互動。

一九九二年全美漢語教師學會年會上有一個互動理論的座談會，名稱為「互動理論及漢語語言學：語法、音韻及言談」。有五篇論文的宣讀及戴浩一教授的講評。畢永娥教授（Big 1992）提供了在言談中的幾個互動的因素；蕭宇超教授（Hsiao 1992）研究語法和音韻之間的介面（interface），其中語法結構和音韻規律互動。朱繼雄（Zhu 1992）的重點在於認知原則間的互動及認知與語法的互動；而張郁慧教授（Chang 1992）及筆者（Her 1992）則討論的是語法內部的互動。張教授討論動動復詞（V-V compound）及遞繫動詞結構的多種是認知原則、語意原則及結構原則互動的結果。筆者則討論句法的離子化（ionization）及詞匯的詞匯化（lexicalization）之間的競爭所造成動賓結構的四種類型；這點我們在第五節中會再詳細敘述。

在社會語言學及方言研究上，鄭良偉教授（Cheng 1991）對於北京話、國語及台灣話中的時態系統的比較研究是最具啟發性的。他的研究中最重要發現是這三個方言時態系統的歧異是一系列的互動的認知及句法規則在社會、歷史及地理層面上不斷競爭的結果。然而，如謝信一教授所說，鄭教授的貢獻不只是對這三個方言的時間表達系統做出清楚的分析（Hsieh 1992b: 246）：

「用時態、時段及時貌為說明的例子，鄭教授顯示了互動規則在社會、歷史、地點及語法層面上的運作。尤其是在語法上抽象規則及認知原則的競爭。認知原則主要是要求事件的表達在語法上依照認知上時序的先後而且同一事件的詞組不與其他事件混合，但是抽象語法原則卻將不同事件的動詞組成一

動詞組因此使得只有其中一個動詞以保留其動詞詞性，其他的則必須被轉換成時態記號、副詞、或是其他非動詞性的詞類。……在鄭教授的研究之前我們沒有如此有力的證據顯示抽象句法和認知現實間的關係……因此，鄭教授的研究使我們對語言與現實之間的關連有了更深的了解。」

其次要介紹的是筆者對於「以」、「將」、「把」、「拿」的歷史演變和互動理論的研究（Her 1991b），有兩個原則在運作，一是功能精化原則：若一語言成份甲有多種功能，則甲會有減少既有功能而成為單一功能的傾向；另一是類比原則：若乙的功能與甲的功能之一相同，則乙比其他成份可能取得甲的其他既有功能。在精化和類比兩原則互動之下，類比影響的是單一功能的成份而精化影響的是多功能成份，它們並不形成競爭。由於類比造成的結果是多功能的成份，因此類比饋補精化，因為這個新生的多功能成份可再經由精化的影響成為單一功能，「以」、「將」、「把」、「拿」就是在這兩個原則饋補的互動關係下演變了數百年而有了現代漢語中的用法。

在同一篇論文中筆者也以漢語中動賓複詞的多種為例顯示詞組結構及功能結構的競爭。漢語中大部份的動賓複詞，如「開心」和「得意」，是不及物的；但是及物的雖然不多卻是有的，如「得罪」。除了這兩類之外，尚有一類介於及物和不及物之間，如「拿手」；此類動賓複詞不可接動詞後名詞組但卻要求有一個受詞性的主題。我們稱這第三類為半及物動詞。動賓複合詞的多種因及物性之不同而分三類：1. 不及物，如「失意」；2. 及物，如「得罪」；3. 半及物，如「拿手」。這

個將賓語融入動詞，換言之，將動賓詞組詞匯化，的歷史過程因此導致三種不同的結果。不及物動詞的特性有二：在詞組結構上不允許動詞後之名詞組且功能結構上不允許賓語。及物動詞的特性也有二：詞組結構上允許動詞後之名詞組且功能結構上要求賓語；半及物動詞的特性是：詞組結構不允許動詞後名詞組但是功能結構上要求賓語。因此，邏輯上應有第四種可能性，就是詞組結構上要求動詞後名詞組但是功能結構上不允許賓語。然而實際上這四類卻並不存在。見表四。

| Postverbal-NP | Object | Consequence |
|---------------|--------|---------------------------|
| — | — | Intransitive: shilyi4 |
| + | + | Transitive: de2zui4 |
| — | + | Semi-transitive: na2shou3 |
| + | — | None |

表四、動賓複詞的及物性

我們可以將詞組結構是否允許動詞後名詞組和功能結構是否要求賓語這兩個不同層面的互動視為動賓動詞的多種的起因。然而，第四種邏輯的可能性為何不存在呢？這並不是語言規則中的一個意外的空缺（gap），而是一個允許動詞後名詞組但卻又不允許賓語功能的句子必然是不一致的，在通用語法（universal grammar）中即不能容納這種句子；因此，詞組結構和功能結構的互動雖然在邏輯上允許第四種的可能性，但在實際語言中這個可能性並不存在。

在下一節中，我們將以句法（Syntax）和詞匯（lexicon）間的競爭來解釋動賓結構的多種：1. 動賓複詞，

2. 動賓詞組，3. 複詞及詞組並列。

五、句法及詞匯的競爭

在科學的研究方法中常將一個精密複雜的自然體系劃分成模塊式的細部，再對各細部做個別的分析，然後研究各細部之間的互動關係並因此了解整個體系的運作。自然語言也不例外；傳統上將語言研究分為音韻、構詞、句法、語意等細部。雖然細部化或是模塊化（modularization）的動機之一正是在將互動的因素減低，但是互動是要了解系統全盤不可忽略的一環。在這一節的討論裡，我們假設詞匯和句法是兩個獨立的模塊，並且觀察其中之競爭互動。

一、詞匯和句法的獨立

詞匯和句法的獨立是現代衍生語法學中認可的一項細部劃分。黃正德教授所提出的「詞匯完整假設」就是這個區分的最佳解釋（Huang 1984:60）。

「詞匯完整假設

句法規則不得影響詞匯之內部成份。」

換言之，凡受句法規則影響的字串即是詞組，凡不受任何句法規則影響之結構必為詞匯。

二、動賓結構的多種

基於以上詞匯完整假設，漢語中的動賓結構有三種。第一種為動賓複詞，如「得意」、「傳神」、「忘我」、「關心」、「從事」、「留意」、「在行」、「拿手」、「問津」等等。這類動詞純屬詞匯，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詞的內部成份從不受句法規則影響。例如，在回答是非問句及 V- 不 -

VO 問句時，回答必是 VO，而不可只是 V，見下例。

1. 他的畫傳不傳神？
（不）傳*（神）。
2. 他關心你嗎？
（不）關*（心）。
3. 英文，他在不在行？
（不）在*（行）。
4. 他教不教英文？
（不）教（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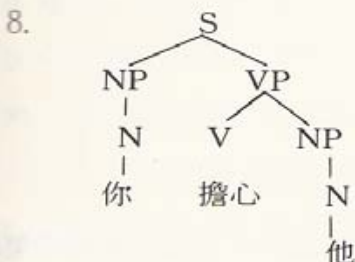
若其動賓（VO）結構為詞匯內部結構則其回答必須是整個詞匯不可分裂，見例句 1-3；但若其 VO 結構為詞組，則其回答為 V 或 VO 均可，見例句 4。根據此類測驗我們界定出第一類動賓結構，就是動賓複詞。

第二類為動賓詞組。既為詞組，則其內部之動賓結構可受句法規則影響；反之亦然，若其內部動賓結構可受句法影響，則此結構必然不是複詞。此類詞組除普通之動賓詞組，如「買了三本書」和「打了李四」，另有一些其語意內容受其動賓之結合而決定，稱之為「慣語」，如「吃…豆腐」、「吃…醋」、「生…氣」、「抬…槓」、「開…玩笑」、「放…鴿子」等等。這些慣語的動與賓之間以…相連顯示其中間可為其他成份所分離，見例句 5-7；但若為複詞則不可分開，如例句 8。

5. 他專吃嫩豆腐。
6. 他還在生著你的氣。
7. 他開了半天玩笑。

8. *他關了半天心。

第三類動賓成份則具有複詞及詞組之雙重身份：在某種語境中其身份為詞組，在其他句型中其身份為複詞。這類的例子較少，如「放一心」、「擔一心」、「負一責」、「幫一忙」、「幽一默」等都是。當這些成份有及物性時，其身份為複詞。以下例 8 的詞組結構是正確的，例 9 則是錯誤的。



在例 8 中，「擔心」為複詞，即詞匯；而例 9 中「擔…心」為詞組。若例 9 為正確的詞組結構，「擔」必然要和「給」一樣是個雙賓動詞（ditransitive verb）；這與事實不啻，見例句 10—11。

10. *你擔了心他。

11. 你給了他錢。

另外是非及 V—不—VO 問句也可證明及物性的第三類動賓結構是詞匯而非詞組，見例 12—13。

12. 你擔不擔心他？

(不)擔^{*}心。

13. 你擔心他嗎？

(不)擔^{*}(心)。

可是在其他的非及物性的語境裡，這些第三類的動賓結構卻是詞組的身份，因此其動賓之間可出現其他各種成份使之分離，如例句 14—17 所見。

14. 他擔了不少的心。

15. 這種心你別擔。

16. 你在擔什麼心啊？

17. 害我擔了半天心。

因此，依照詞匯及句法的模塊細分，也就是詞匯完整的基礎，我們界定出三類的動賓結構：1. 詞匯，2. 詞組，3. 詞匯及詞組雙重身份。這樣的多種現象是如何產生的呢？

(三) 詞匯和句法勢力的競爭

複詞是早先的詞組經由詞匯化的過程而來的；動賓複詞正是由早期的動賓詞組詞匯化而產生的。類型 1 就是詞匯化的產品；類型 2 則沒有受詞匯化影響；類型 3 則受了詞匯化的影響產生出複詞，卻也在同時保存了原有的詞組結構，見表五。

| 階段 | 詞組 | 過程 | 詞匯 | 類型 |
|----|-------------|------|-------|----|
| 1 | [得]v...[意]n | 詞匯化→ | [得意]v | |
| | [吃]v...[醋]n | ∅ | ∅ | |
| | [擔]v...[心]n | 詞匯化→ | [擔心]v | |
| 2 | ∅ | | [得意]v | 1 |
| | [吃]v...[醋]n | | ∅ | 2 |
| | [擔]v...[心]n | | [擔心]v | 3 |

表五、詞匯化的歷史過程

但是詞匯化卻無法解釋像「幽……默」及「小……便」這類詞組的來源。以「幽默」為例，其原始身份為一雙音節詞匯，意為英文中的 *humor* 或 *humorous*。在此原始用法之外，「幽……默」卻又發展出詞組的身份，因為「幽」和「默」之間可以出現其他成份使之分離，如例句 18-19。

18. 他幽了你一點。

19. 他幽總統一點。

將一個詞匯打散使之成為組詞的歷史過程，稱之為「離子化」(ionization) 出自趙元任教授 (Chao 1968)。「幽默」原為詞匯，在離子化之後產生詞組，但卻同時保留了原來詞匯的身份。然而「小便」的情形有些不同，「小……便」原為詞組，先經過了詞匯化而形成詞匯，喪失原來詞組身份，而新生的詞匯，即「小便」做為動詞又經離子化而形成「小……便」之詞組，但喪失了其詞匯身份。在表六中我們顯示詞匯化和離子化的歷史過程。

| 階段 | 詞組 | 過程 | 詞匯 | 類型 |
|----|-----------|------|-------|----|
| 1 | [得]a…[意]n | 詞匯化→ | [得意]v | |
| | [小]a…[便]n | 詞匯化→ | [小便]v | |
| | φ | φ | [幽默]v | |
| 2 | φ | φ | [得意]v | |
| | [小]v…[便]n | ←離子化 | [小便]v | |
| | [幽]v…[默]n | ←離子化 | [幽默]v | |
| 3 | φ | | [得意]v | 1 |
| | [小]v…[便]n | | φ | 2 |
| | [幽]v…[默]n | | [幽默]v | 3 |

表六、詞匯化及離子化的歷史過程

這兩個不同過程，即詞匯化和離子化，的共同運作下三類的動賓結構產生。再回顧我們最先的模塊假設，將詞匯及句法的獨立，可以看到詞匯化是詞匯勢力的擴張，其目的是製造新的詞匯；而離子化卻是相反的勢力來自句法，其目的是打散詞匯的內部結構使其成為新的詞組，結構受句法規則影響。在這兩種競爭的勢力下，動賓結構之多種是自然的後果，見表七。

| 離子化 | 詞匯化 | 結果 |
|-----|-----|----------------|
| — | + | 類型1. 複詞 |
| + | — | 類型2. 詞組 |
| + | + | 類型3. 複詞及詞組雙重身份 |
| — | — | 類型4. 已廢棄不用的表達法 |

表七、離子化與詞匯化競爭的結果

對於「離子化」我們的解釋是凡句法規則可影響的都經過，或是在離子化的管轄範圍；凡屬於詞匯範圍的都在詞匯化的管轄範圍之內。因此，第一類動賓複詞僅受詞匯化影響；第二類僅受離子化管轄，第三類則受離子化及詞匯兩個勢力的影響，因此有雙重的身份；而邏輯上的第四類不屬類匯亦非詞組，換言之，在語言中已不存在，因此可解釋為語言中已廢棄不用的老舊詞匯或句法型式。詞匯和句法勢力的競爭因此很自然地解釋了動賓結構的三種不同類型，也示範了互動關係在解釋語言現象的重要性。

六、結論

在現代衍生語法理論的發展上，語法的模塊式已為共同接

受的模式。因此互動理論可以運用於對於各模塊之間互相影響的研究提供完整的描述分析架構。語法結構的多種，如漢語動賓結構的多種，可以追溯至語言規則之間，尤其是各模塊之間的競爭互動關係。因此，從形式語言學衍生理論的角度來看，互動理論是完全相容且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方向。

再從功能學派的角度來看，互動理論接受語言功能及認知原則的重要性；更進一步地，互動理論強調形式與功能的互動關係，因此提供了形式學派和功能學派一個溝通及合作的模式。但是兩學派必須接受互動不僅發生在形式規則之間，也不僅發生於功能動機之間，而也發生於形式規則與功能動機之間；換言之，互動是語言規律中無所不在的共通現象。互動理論提出的語法模法將語法分為四個層面，包括了功能與形式；並且將可能的互動關係分類組織。因此，互動理論為爭論不已的形式學派和功能學派建築了一座橋樑，為語言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和分析語言中歧異和多種的一個分析架構。

參考書目：

- Baldi, P. and R. Werth., 1978. Readings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University Park, Penn.: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Eng, Y. ms. 1992. On interactive forces in discourse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2 CLTA annual conference, November 20-22, Chicago.
- Bresnan, J. (ed.) 1982.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resnan, J. and J. Kanerva., 1989. Locative inversion in Chichewa: a case study of factorization in grammar. *Linguistic Inquiry* 20.1, 1-50. Also appeared as CSLI Report No. CSLI-88-131. Stanford, CA: CSLI, Stanford University.
- Chang, C. 1990a. Complex verbs and argument structure: Interaction between syntax and morph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Northeast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A, May 4-6, 1990.
- Chang, C. 1990b. Verb copying: towards a balance between formalism and functionalism, *Journal of Chinese Teachers Association* 26.1, 1-32.
- Chang, C. 1991. Interaction between syntax and morphology: a case study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 Chang, C. ms. 1992. On competing rules in V-V compounds and classification of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2 CLTA annual conference, November 20-22, Chicago.
- Chao, Y.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 M. and W. Wang, 1975. Sound change: ac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anguage* 51, 225-81.
- Cheng, R. 1985.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 352–77.
- Cheng, R. ms. 1991. Syntactic complexity and interaction of forces: the case of aspect and phrase markers in Taiwanese and Mandarin. University of Hawaii.
- Du Bois, J. 1985. Competing motivations.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u Bois, J. 1987. The discourse basis of ergativity. *Language* 63, 805–55.
- Gai, X., 1991. The contrast of you and zai: a case study of grammatical intera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NACLL 3,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May 3–5, 1991
- Haiman, J.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Language* 59, 781–819.
- Her, O. 1991a. Topic as a grammatical function in Chinese, *Lingua* 84.1, 1–23.
- Her, O. 1991b. Interaction of syntactic chang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38–50.
- Her, O. ms. 1991c. Variation of transitivity in Mandarin Chinese VO compound verbs. Paper presented at NACLL 3,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May 3–5, 1991.
- Her, O. ms. 1992a. Interaction and vari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Linguis-

tics, Singapore, 1992.

Her, O. ms. 1992b.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lexic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2 CLTA annual conference, November 20–22, Chicago.

Hsiao, Y. ms. 1992. Interface between syntax and phon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2 CLTA annual conference, November 20–22, Chicago.

bHsieh, H. 1989. History,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igh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hinese Linguistics, PO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March 20–21, 1989.

Hsieh, H. ms. 1991. Interaction: some basic concepts. (Lecture notes, 1–23–1991).

Hsieh, H. 1992a. In search of a grammatical foundation for dialect subgrouping. I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 Chinese Dialects*, 333–77, Taipei: Academia Sinica.

Hsieh, H. 1992b. Cognitive grammar of Chinese: four phases in research. 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 No. 2*, 234–49,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Hsieh, M. 1991. Analogy as a Type of Interaction: the Case of Verb Copying. Paper presented at NACLL 3,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May 3–5, 1991.

Huang, C. ms. 1989.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lexica

- mapping the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8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Hawaii, Honolulu, Hawaii.
- Huang, J. 1984. Phrase structure, lexical integ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Chines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2, 53-78.
- Huang, J. 1988. Modularity and explanation: the case of A-not-A ques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141-69.
- Jan, X. 1991. Modula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Chinese Teachers Association* 26.1, 33-47.
- Kaplan, R. 1989. The Formal Architecture of Lexical - Functional Grammar,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5.4, 306-22.
- Kuhn, T. 1973.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ted science*, Volume 2, Number 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iparsky, P. 1978. Rule ordering. In P. Baldi and R. Werth (Eds.), 1978, 218-235.
- Labov, W., 1978. On the use of the present to explain the past. In P. Valdi and R. Werth (Edo.), 1978, 275-312.
- Lakoff, J. 1991. Cognitive versus generative linguistics: how commitments influence result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1.1/2, 53-62.
- Li, Y. 1976. Order of semantic units in Chinese. *Journal of*

-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1, 26-38.
- Li, C. and S.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en, C., 1987. *Coexistent tone systems in Chinese dialects*.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 Newmeyer, F. 1991a. *Functional explanation in linguistics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1.1/2, 3-29.
- Newmeyer, F. 1991b. *O, what a tangoed web they weav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1.1/2, 53-62.
- Ogura, M., 1990. *Dynamic dialectology*. Tokyo: Kenkyusha.
- Romaine, S. 1991. *Last tango in Pari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1.1/2, 53-62.
- Scancarelli, J. 1991. *An unwarranted dismissal of functional-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1.1/2, 53-62.
- Sciullo, A. and E. Williams. 1987. *On the definition of wor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hen, Z. 1990. *Lexical diffusion: a population perspective and a numerical mode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8.1, 159-201.
- Tai, J. 1985. *Temporal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49-7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ai, J. 1989. *Toward a cognition-based functional grammar of Chinese*. In J. Tai and F. Hsueh (Eds.), *Functionalism*

and Chinese Grammar, 187–226.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Monograph Series No. 1.

Thompson, S. 1991. On addressing functional explanation in linguistic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1.1/2, 53–62.

Tomlin, R. 1990. Functionalism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2, 155–77.

Wang, W.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9–25.

Zou, M. 1991. Interaction theor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uoshao* and *ji*, Paper presented at NACLL 3,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May 3–5, 1991.

Zou, J. On the cognitive aspect of Chinese gramm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2 CLTA annual conference, November 20–22, Chicago.